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避暑録話卷下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蔣鳳灶

避暑録話卷下

宋 葉夢得 撰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為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場屋之舊荆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過荆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樂

從之游身短小而傴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喜作詩親攜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洒物龜形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諷之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

柳永字耆卿為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為睦州掾舊初任官薦舉法不限成考

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薦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為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僊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為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為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為已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

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

秦觀少游亦善為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于淮楚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為滿庭芳辭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為當時所傳蘇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

格為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富鄭公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道除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内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

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于是雖譏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今亡之不復見

裴休得道于黄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也

李翺復性書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為佛者不道以其為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為儒以佛言之則為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于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了脫其實也韓退之答孟簡書論大顛以為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胸中無隔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翺復性書遠

甚益別而為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也然求于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于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徼外之與老莊並列益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為儒者無如翱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為佛事益本于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槩而王摩詰白樂天為

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闘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為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于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為物一為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為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

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翔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味而强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為奕凡事皆然欲求簡静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絶也吾少不幸溺于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

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于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歲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悔一切掃除願為土木偶人苟一念暫起似有分別起滅即力止之若觸芒刃若陷機穽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内心外真若無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數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歷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為文忠為諫官恊佐之而前日吕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為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葢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為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為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為嫌也乃為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所著書亦不以安

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譽天下于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于其間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别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于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為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于是

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酧二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既未

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
元章耳

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盡
召元祐諸流人還朝以為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
不肯為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惡其
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張芸叟時以元
祐人先罷居長安里中閧之壁間適有扇架戲題其
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挂壁間卻被風

吹動時余季父仕關中偶至長安見藝叟道其事指

辟閒詩以為笑樂

李翺習之論山居以怪石竒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七者為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無松亦不多得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餘本種之僅能活一株纔三尺餘視之如嬰

兒也乃獨宜柏有伐以為椽者雎陽近亳有檜而見推重州宅堂前有兩株樛枝者約高二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合半抱惟柏長差比遲爾今環余左右者畧有數千株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檜深察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秀澤似謝安石柏奇峻堅瘦似李元禮吾閒居久賔客益少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

范文正公嘗謂吾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然習之記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山力不副天竒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此五所者極天下之竒觀猶不能備況吾居獨得其士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余雖忘此而每見潭水澄澈高木鬱然未嘗不有慕圓證寺大松合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國初時故物石橋合諸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其深處水面濶四五丈張

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噴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為吾之别館但寺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薪者當祝使善護持之朱氏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間泉上暇日時往来則習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為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

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茍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于德量宋璟張九齡優于氣節魏鄭公陸贄優于學術姚崇李德裕優于材能姚崇敝于權數德裕溺于愛憎則所勝者為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曾從叔祖司空道卿慶歷中受知仁祖為翰林學士遂欲大用會宋元憲為相同年素厚善或以為言乃與元憲俱罷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為三司使而陳恭公尤不喜適以憂去免喪不召就除知澶州風節凛然吾大觀中亦忝入翰林因面謝略叙陳太上皇聞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時迭為學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繼於數世之後不唯朝廷得人亦可為卿一門盛事吾頓首謝今之叨冒仁宗不得盡施於司

空者吾又無得之而畧無前人報國之一二每懐眷

遇未嘗不流涕也

叔祖度支諱溫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元祐末

子瞻守杭州公為轉運使浙西適大水災傷子瞻鋭

於賑濟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無濫且以杭人樂其

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親行部一皆閱實更

為條畫上聞朝廷主公議會出度牒數百付轉運司

易米給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者與郡守職不

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吾不得行其職卒視它州災傷重輕分與之子瞻怒甚上章詆公甚力廷議不以為直乃召公還為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雖傷於濫不害為仁而公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難見前輩居官無不欲自行其志也

仁廟初即位秋宴百戲有緣橦竿者忽墜地碎其首死上惻然憐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橦竿減去三之一晏元獻作詩紀之曰君王特軫推溝念詔

截危竿橫賜錢余往在從班侍燕時見百戲撞竿纔二丈餘與外間絶不同一老中貴人為余言後閲元獻詩果見之廟號稱仁信哉

祖宗澶淵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嘗不經營故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獲燕王頭宣和末北方用師其大帥夔離不嘗王燕為邊害朝論必欲取之未幾大將乃捕斬夔離不函其首以獻詔藏之太社頭庫天下皆上表賀而其實非也士大夫為慶者每

相視笑曰遂獲燕王頭耶

和尚置梳篦亦俚語言必無用也崇寧中間改僧為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為然嘗爭之不勝翌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既未有皆為賸髻以簪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梳篦乎不覺烘堂大笑冠有墜地者

崇寧二年霍侍郎端友牓吾為省試點檢官安樞密處厚為主文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坐紹

聖聞從官放歸田里至是以兵部尚書召還朝嘗中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皐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㡬其身國亦㡬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為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嬰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爍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畧曰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皐與年為何事吾言杜牧之

所書新史畧載之矣還坐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以信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釵釧聲為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由為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為破戒子由葢自謂深於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滛坊酒肆皆是道場内外牆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為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為釵釧是一重公案

尚問心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脫人以為散聖章丞相子厚聞召之飯而子厚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頭為餕餡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餕餡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為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怪餕餡乃許甜吾謂此僧真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授指法亦能為一兩弄怠而棄去然自是每聞善琴者彈雖不盡解未嘗不喜也大觀末道泗州遇廬山崔

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蓋善琴者每坐玻璨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潺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即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餘曲曰公能各為我為辭使我它日持歸廬山時倚琴而歌亦足為千載盛事意欣然許之閑乃畧用平側四聲分均為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無其譜閑蓋强為之吾時了了畧解既嬾不復作今蓋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王琚舊辭增損而足成之雖無彈者可

歌成聲適吾意時當稍依此自爲一篇以終閒志也

眞誥載萼緑華事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晉人好竒稍緣飾之爾紫姑神止爲詩文自託于仙不與人相接而萼緑華事乃近褻豈有眞仙若此哉或曰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未免於欲萼緑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仙者豈眞與世人同僅有偶而已後世緣是遂肆爲瀆慢高眞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爲后土夫人傳者今所

在乡有為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為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于西漢所謂神媪者謂小孤為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葢以譏武后然託諭亦不當如此也

毒熱連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目為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訶曰氷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為苦樂耶一念纔萌顧堂室内外或陰或日皆成清凉國土戲以語羣兒皆

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電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羣兒欣然皆以為快因問遂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羣兒固可笑然吾行于世且半生幾何不為羣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為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葢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膜既訛為謨又因之為南無南

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葢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況于語乎

唐書李絳傳載論罷吐突承璀請撰安南寺聖德碑事云憲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舊史歐文忠遂謂古碑先立而後書余家有李絳論事載此甚詳云承璀先立碑堂幷碑石大小准華嶽碑不言巳立碑也絳既論帝報可巳不令建立碑樓便遣拽倒乃記承璀

奏樓功績大請緩拆帝遣百牛倒之則所倒乃碑樓非碑石也新史乃承舊史之誤爾凡書要以便事何為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絳伏奏愈切乃悟石集本是奏疏從中報可無怒事尤見其安

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意是誤讀列子

天下真理日見於前未嘗不貽然與人相接但人役於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静者乃能得之余少常與

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秘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旁笑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於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溼有犯於外而欲為疾者亦未嘗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見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戸門

往往僮僕皆未與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為陰為晴為風為霜為寒為溫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靜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況理之至者乎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於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塚墓

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吳
玨為光州固始令光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
異物而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
贖既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
其間數十器尚三代物後余中表繼為守閘之微用
其法亦得十餘器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尚多也
范之才為湖北察訪有紿言澤中有鼎不知其大小
而耳見於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詔本

部使者發民掘之凡境内陂澤悉乾之掘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

慶歷中西方用師一委韓公范文正公皆為招討副使未幾韓公以任福敗好水左遷秦州文正擅報元昊書遷耀州皆奪使事盖居中有樂之者仁宗憂邊事無所付且未決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堯臣時為翰林學士乃以為陜西體量安撫使當權者意欲使附已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為夷狄所畏忠勇無比將禦

外敵非二人不可具辨任福敗不緣帥旨請還之併薦其麾下狄青种世衡等二十餘人可為大將議與當權者忤盡格不行會公言涇原賊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窺關中請益兵預備亦不行而明年葛懷敏之敗正自涇原仁宗始悟復行公策而還二公訖降元昊議者謂保全關輔雖韓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為研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於

世益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於研往往但以器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為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為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嘆李氏研遂不敢復出非原甫精博固無與辨然李氏亦非善為研計者研

但論美惡誠可為寳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研者亦或以其人棄之若論李氏研則許敬宗真贋亦未可知然好惡之或如此彼為研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纒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盖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

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惡夫印公曰此漢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始大服因疑史條侯名遂作惡父之亞音未必然春秋魏有醜夫衞有良夫葢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稱亦多有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為惡夫也

韓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時銅枓一狀如勺以今尺度之

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云大官乘輿十湅銅枓重三觔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閎掾臣岑掌旁丞相弘令丞相第二十六枓食器正令之杓也史記趙世家趙襄子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以枓擊殺之是巳湅凋官音鍊據漢書莽改始建國六年為天鳳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鳳上猶冒始建國蓋通為一稱未嘗去舊號上戊莽所作歷名莽自以為土德王故云宣

和間公卿家所藏漢器雜出余多見之唯此器獨見於韓氏

國朝監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嘗再任通判人有闕則中丞與翰林學士知雜迭舉二人從中點一人除宰相不與也韓公為中丞以難於中選乃請舉京官以為裏行遂薦王觀文陶治平初御史缺臺臣如故事以名上英宗皆不用内批自除二人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為殿中侍御史呂微仲以三司鹽鐵判官

為監察御史裹行得人之效乃見於再世二十年之後古未有也

唐制誥以掌進畫翰林學士初但為文辭不專詔命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為之班次各視其官亦無定員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詔勑詩賦而舍人不試葢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滿一年猶未得為知制誥不與為文歲滿遷知制誥然後始並直本朝既重學士之選率自知制誥遷故不試而知制誥

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為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始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為故事其後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試而用歐陽文忠公記唯公與楊文公陳文惠公三人者誤也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為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為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為學士既

老頗為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為上品以紅羅裹之至今蜀人工為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燕設為第一

吳正肅公育罷政事守蔡州嘗即州宅為容齋自序其意以為上為天子所容中為士大夫所容下為吏民所容又謂知足而心虛曠然後能容達生以為寓則無往而不容且作詩著之余為蔡守時已不復存物

色其處西北隅僅有屋四楹深不滿三丈手可及檐意以為是乃稍修葺之不敢加其舊以見公之志遺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詩因刻之壁間高賢遺迹世不多有況公之名德風節相去未百年而來者曾不經意況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

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豈爲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卻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益幾邑州之異也

本朝大樂循用王朴舊律大抵失於太高其聲噍殺而哀太祖時和峴既下一律景祐中李照校古製以爲高五格又請下其三樂成反低人不以爲然廢不用

皇祐初阮逸胡瑗再定比和峴止下一律議者亦不為善也燕樂律亦高歌者每苦其難繼而未有知之者熈寧末教坊副使苑日新始獻言謂方響尤甚與絲竹不協乃使更造方響以凖諸音於是第降一律訖後用之至崇寧云

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為之是八音而為木者三也元豐末范蜀公獻樂書以為言而未及行至崇寧更

定大樂始具之舊又無篪至是亦備雖燕樂皆行用
國朝館職制科及進士第一人試用既有常法餘皆以
大臣薦其所知而無定制制科既改用策論而進士
第一人與大臣所薦猶循用詩賦治平末英宗患人
材少始詔宰相參知政事各舉五人時韓魏公曾魯
公為宰相歐文忠趙康靖公為參政共薦二十人未
及召試而神宗即位乃先擇其半與府界提點陳子
東奏事稱旨特命附試者十一人皆入館吳申為御

史言詩賦不足得士請自是雜以經史時務試論策乃命罷詩賦試以策論二道然終神宗之世未嘗行蓋自更官制在内者與職事官雜除在外賞勞以為貼職者但以為寵也元祐初舉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樞密院與同知亦薦遂用熙寧之令試策一道紹聖後不復行四十年間唯治平元祐兩見而已蓋必欲得材而慎其選自不能數也

世言不服藥勝中醫此語雖不可通行然疾無甚苦與

其為庸醫妄投藥反敗之不得為無益也吾閲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已所宜但見他人得效從而試之亦或無益而反有害魏晉間尚服寒食散謂之服散此有數方孫真人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為廢人自言性與之忤違錯節度隆冬裸袒食氷當暑甚至悲恚欲自殺此豈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發者亦是數見言服者而不聞有甚利其為害之甚乃有如謐此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

多服藥中歲以後或有勸之少留意者往旣不耐煩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八言似勝服藥也

韓退之孔戣墓誌言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謂戣爲無是欲留之此姑爲說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爲戣計者耶戣時年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所云閭井田

宅親戚誰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能如㦸毅然剛決

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終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

序其曾祖昶與魏文帝牋曰南陽宗世林少得好名

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

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述時年

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為

美談也

阮裕為臨海太守召為祕書監不就復為東陽太守再

召為侍中又不就遂還剡中以老或問裕屢辭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為高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爾人情千載不遠吾自大觀後叨冒已多未嘗不懷歸而家舊無百畝田不得已猶為汝南許昌二郡正以不能無資如裕所云既罷許昌俸廪之餘粗可經營了伏臘即不敢更懷軒冕之意令衣食不至乏絶則二郡之賜也但吾歸而復出所得又愈于前則

不能無愧于裕

楚州紫極宮有小軒人未嘗至一日忽闢閒題詩一絶云宫門閒一入獨凭闌干立終日不逢人朱頂鶴聲急相傳以為呂洞賓也余嘗見之字無異處亦已半剝去土人有危疾刔其黑服如黍粟皆愈近世有孫賣魚者初以捕魚為業忽棄之而發狂人始未之重稍言灾福無不驗者遂爭信之晝往來人家終日不停足夜則宿于紫極宫灾福亦不可問或謬發于語

言或書于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測久而推其故皆有為也宣和末嘗召至京師狂言自若或傳其語有譏切者罷歸固與當時流輩異矣兵興不知所終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已至婢妾皆治于家往往鐫削過為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于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

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于吾亦一佐也

前輩嚴于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張湛授范甯目痛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篵蘊于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亦且延年此雖戲言然治目實無踰此六者吾目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復加之

赤青此六物訖不能兼用故雖雜服他藥幾月猶未平因省平生所用目力當數十倍他人安得不敝豈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復補湛歷數自陽里子東門伯左丘明杜子夏鄭康成高堂隆左太冲七人嘲之陽里子東門伯不可知而丘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讀書者安可不懼要須盡用其方不復加減乃有驗也

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詆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

所為淫言媟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天諷諫閑適之辭可槩謂淫言媟語耶戲不知何人而妝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妝詩纖豔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為妝語論樂天傳以為救失不得不然蓋過矣妝記戡母夢有偉男子持雙兒授之云予孔丘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天授晁無咎每舉以為戲曰孔夫子乃為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

其詭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時初喜画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曹輔為太僕少卿太僕視他卿寺有廨舍國馬皆在其中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法雲圓通秀禪師為言衆生流浪轉徙皆自積刼習氣中來今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教之使為佛像以變其意于是深得吳道子用筆意晚作華嚴經八十卷變相李冲元書其文備極工妙不及終而以

末疾廢重目太息既不能復画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画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貴宣和間其画幾與呉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者踵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數十篇爾

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時守將高彦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㤀欲引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擣賊彦昭誓于衆曰中丞欲示

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為守將得失在生人今士劌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内逃者死外吾民盡矣于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慙則全寧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計劉元佐間能拒守當在彦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語言為文守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謂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公以强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彦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

甚顯而死故昌得以為名趙充國云兵者國之大事當為後法昌為將固多殺正使有之猶不足為法況未必有聊為辨正以信史氏之說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真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為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為人二公皆號重德

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于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觧作草字祁公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而觧則疏通變化意之所鄉發于書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懐素高閑也智永書全守逸少家法一畫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見于世者亦無他書相傳有八百本余所聞存于士大夫家者尚七八本親見其一于章申公之子擇處逸少書至獻之而小

變父子自不相襲唐太宗貶之太過所以惟藏逸少書不及獻之智永真蹟淵穟精遠不如世間石本用筆太礙也懷素但傳草書雖自謂恨不識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事必得之于心因人則不能並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懷素千文在其子授處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為全物也高閑書絶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為史書當慎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為一家葢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爾

葉源余同年生自言熈寧初徐振甫牓已赴省試時前取上舍優等久矣省中策問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見馬援傳者亟錄其語用之而不及詳乃誤以援為愿遂被黜方新學初何嘗禁人讀史而學者自爾源言之亦自以為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崇寧立三舍法雖崇經術亦未嘗廢史而學校為之師長者本自其間出自知非所學亦幸時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詆之尹天民為南京教授至之日悉

取史記而下至歐陽文忠集焚講堂下物論喧然未幾天民以言事罷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為詩者因建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彦章為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黄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為科禁故事進士聞喜燕例賜詩以為寵自何丞相文縝牓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戒何丞相伯通適領修勑令因為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

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于宣和之末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而當時實未有習之者也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為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為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厭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

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為若致遠輒遷坐于門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余為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與白事坐未定即首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得間往往迫上馬不及白而退每令書史取其詩藁示客有不解意以錄本至者必瞑目怒叱曰何不將我真本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尤深

歐陽文忠公為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論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内蛇鬭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為一塲警策遂擢為冠蓋當時文體云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變孰能遽革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為難張正素云慶歷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

為善一以為不善爭乆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為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逺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于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已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為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參政厚之居名袞繡坊富祕監嚴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居嘗産芝草名靈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居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禄闕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臨流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為名褒德亭以德壽

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蔣公養自名其宅前河為招隱溪來者亦不復敢輙據此風惟吾邦見之他處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太宗獻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遵好學從楊大年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為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為閒燕會賢二堂一時名公卿皆從之游卒謚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謚者人不以為過其後李用和之子瑋復尚真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

武為老李駙馬所居為諸主第一其東得隙地百餘畝悉疏為池力求異石名木參列左右號靜淵莊俗言李家東莊者也宣和間木皆合抱都城所無有其家以歸有司改為擷芳園後寧德皇后徙居號寧德坊

李公武既以文詞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為序其詩為閒燕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尚太宗魯國公主貪鄙麤暴聞公武有集亦自為詩招致舉子無成者相與酬

唱舉子利其餘食爭言可與公武並馳真宗東封亦甞獻詩强大年使爲之序大年不得已爲之遂亦自名其詩爲平陽登庸一集鏤板以遺人傳者皆以爲笑

莊子言蹈水有道曰與濟俱入與汨偕出郭象以爲磨翁而旋入者濟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今人言汨没當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奬儒術初除張參政洎錢樞密若水爲翰林學

士喜以為得人諭輔臣云學士清切之職朕恨不得為之唐故事學士禮上例弄獮猴戲不知何意國初久廢不講至是乃使勑設日舉行而易以教坊雜手伎後遂以為例而余為學士時但移開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復用矣既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充數爾大觀末余奉詔重修翰林志嘗備錄本末會余罷書不克成

吕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羈旅

于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為貴人延致寺中為鑿山巖為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為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與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試訓練將賦文穆辭既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為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即石龕為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為作記云

呂文穆公既登第攜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

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賈直孺母少亦為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請奉其出母而歸與其後母並處既貴二母猶無恙並封二人皆廷試第一雖為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為難能也

唐書李藩傳記筆滅密詔王鍔兼宰相事會要崔氏論史官之失其說甚明而新史猶載之豈未嘗見崔所論耶然即本傳考之藩為相既被密旨有不可封還

可也何用更減其字自可見其誤矣給事中批勅事亦非是唐制給事中詔勅有不便得塗竄奏還謂之塗歸此乃其職事何為吏驚請聯他紙藩名臣二事尤偉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當覈實爾吾謂此本出批勅一事蓋雖有故事前未有能舉其職者至藩行之吏所以驚後之美藩者因加以聯紙之言又益而為王鍔事不知適為藩累也據王鍔傳自河東節度使加平章事會要以為元和五年正

潘為相時大抵新史自相牴牾類如此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為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云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顔師古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此但據師古當時所見爾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則有綬魏晉後既無佩印之法唐為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祿

大夫之下漢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宫門為職初非所貴重何以是為升降乎古今名號沿革顛倒錯忤益不勝言獨怪元豐官制諸儒考校古今甚詳亦循而弗悟故遂為階官之冠

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孟康注以酒教為媒麴為孽師古引齊人名麴餅為媒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别有㨿耶抑以意自

為也春秋外傳有云蝎譖焉避之者蝎音遏木蠹也
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
舊說崔慎為死棺寺僧後身崔慎父為浙西觀察使時
生慎至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摑其口曰既要
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葷凡世間富貴人多自
修行失念中來或世緣未絕有必償之不可逃者房
次律為永禪師後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為畧
無修行之證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記

與葉致遠會甘露寺坐間有舉此事者致遠時有所懷忽忿然作色曰吾謂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摑方為快意聞者絶倒

國初州郡貢士猶未限數目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于是為守者率以多士為貴淳化三年試禮部遂幾二萬人自後未有如是盛者時錢樞密若水知舉廷試取三百五十三人孫何為第一而丁晉公王冀公張

鄧公三宰相在其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詳蓋自

唐已然而負道之言廢矣

呂許公初薦富韓公出使晏元獻為樞密使富公不以嫌辭晏公不以親避愛憎議論之際卒無秋毫窺其間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誠難能也及使還遽除資政殿學士富公始以死辭不拜雖義固當然其志亦有在矣未幾晏公為相富公同除樞密副使晏公方力陳求去不肯並立仁宗不可遂同處二府前葢未有比也

張司空齊賢初被遇太宗驟至簽書樞密院會北伐契丹代州正當虜衝而楊繼業戰殁帝憂甚求守之者齊賢自請行既至果大敗虜衆時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尚無恙帝數召至宫中眷禮甚厚如家人朝散郎仲浴其曾孫也嘗出帝親禮面賜孫氏一詩示余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見兒榮貴齊賢盏

代州遂入相聖言簡質不爲文飾羣臣安得不盡心乎詩詔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見之者

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龎頴公七十六文潞公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張鄧公仍自相位得謝尤爲可貴

韓建麤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麤雜犯者衆

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有道行者使爲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好惡予奪修譴者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然亦適中理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復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

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内府求画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畧備道旁瓜圃宮女有即圃採瓜者或諱之爲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騅歌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卒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爲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歐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亟命三司戶部

判官蘇安世為詔獄與中貴人雜治冀以承望風旨中外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挖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責泰州監稅五年不得調後治獄者亦不過文致公貸用張氏奩具物坐貶爾安世尋卒于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既不甚顯世無知之者其為人亦自廉直而敏于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為墓誌僅載其事

呂許公在相位以郊禮特加司空力辭不拜既病歸政

事仁宗眷之猶厚乃復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邊機許宰執就第咨訪前無是比也元祐初晦叔辭位遂用故事以文潞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踐世官尤為盛事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荆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即吳王僚開

以為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為水渺瀰之狀不以為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灃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别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乃知聖言一字未甞無法也

桑欽為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畧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為證爾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為名余意漸字即浙字欽誤分為二名酈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黟縣南蠻中者是已即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然

後南趨于海然浙江不見于禹貢以錢塘江為浙江始見于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苕霅兩溪等不見于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余守錢塘嘗取兩路山水證其名實質諸耆老頗得其詳欲使好事類為一書以補桑酈之闕會兵亂不及成也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項冢圖經云晉初衡山見顓項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者也今謂之横山或

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流傳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隷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村相傳以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為全無據也越王勾踐本禹之後葢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為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為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

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為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為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前皆夷狄耶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氏以太湖為震澤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與南江為三江在荆州之分漢沱參流則别為三在揚州之分因入于海則合于一所謂北江者今丹陽而下錢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嘗至吴故其解北江以為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與震澤相通以太湖為震澤亦

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既以具區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為

田與太湖巢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為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為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為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此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據文為說宜其顯然失之地里而不悟也

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洩震澤而入海或合震澤而入海其一為吳松江固無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韋

貽言浙江浦陽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為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終也三江既自為别水非有所從來前既未嘗言入于海不得直言入烏知入之為入海但文適同耳當如既陂既澤既導既豬之類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狹非大江比海水兩潮相往來始至而悍激則與沙俱至既退而緩則留其沙而水獨返故不過三五歲既淤浸障塞

水不入于江則不能通于海知澤受之而爲害若江水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澤安得有決溢耶侯公説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遠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漢金卿侯長君卬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于鴻溝之阨謚安國君曾孫䵷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大司徒封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隨或邑山澤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

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羣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婁敬封奉春君富貴衣食之益所以待君子小人者不以私恩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傳至曾孫而得侯尚高祖之遺意耶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不言為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仕為太子舍人蓋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于此知藏碑不為無補也

高祖終身不見侯公固善然史不當遂没其事劉原甫嘗代侯公說項羽辭其文甚美原甫盖精于西漢者也然吾嘗謂太公呂后在羽軍中二年以兵相攻遂一勝一負畧相當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于太公者廣武之役方數之十罪雖欲烹太公而不顧此豈真忘其父哉知羽未有勝我之策而我有滅羽之計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殺龍且梟塞王欣分韓信彭越黥布以王關東厚撫軍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勢已成羽

寡援食盡故以中分天下啖之葢察其為人仁柔而貪仁柔則難于輕我貪則利于分天下其謀一定然後遣使一不中而再其于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會是成功也然苟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陸賈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漢初從高祖者又有蕭公薛公樅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養士以待緩急之用者非一途也

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禄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

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而時有特給者
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三人趙韓王太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豐末文潞公始以太師繼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黄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

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
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
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黄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
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
自守不肯奪于外物也子瞻此書不載于集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
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
為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留委其一親戚

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于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寛釋凡為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知葬浙江西聖主

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北苑茶正所產為曾坑謂之正焙非曾坑為沙溪謂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逺而茶種懸絶沙溪色白過于曾坑但味短而微澀識茶者一啜如别涇渭也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及來山中每開闢徑路刳治巖竇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肥瘠緊緩燥潤亦從

而不同並植兩木于數步之間封培灌溉畧等而生死豐瘁如二物者然後知事不經見不可必信也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亦不過各有數畝雙井在分寧縣其地屬黄氏魯直家也元祐間魯直力推賞于京師旅人交致之然歲僅得一二斤爾顧渚在長興縣所謂吉祥寺也其半為今劉侍郎希范家所有兩地所産歲亦止五六斤近歲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遠甚余歲求于劉氏過半斤則不復佳蓋茶

味雖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為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過是則老矣此所以為難得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字或為泠凡頑石捍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又云磨墨如病風手皆貴其輕也冷與泠二義不相遠石末本瓦研極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石當是以瓦

質不堅磨墨無沫耳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令或急于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蓛磨即不復見頃墨工王湍言此試之果然書几間亦不可不知此

賜告予告孟康解漢書以為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假告于上從之而或賜或予故因謂之告左氏言韓獻子告老豈亦假耶顏師古以為請謁之言是也然謂謝病謝事亦為告則非是謝者置其事與言病而去

爾古文皆相因為義自可以為意通而説者每鑿而附會是以愈傳而愈失也

婦人以姓為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為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為衆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為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為姬亦因

詩言王姫之誤也

俗言忍事敵灾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為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號耐辱居士蓋指桺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為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為是言耶表聖傳見五代舊史梁書蓋其卒在唐亡後也然絶不能明其大節至謂躁進矜伐為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名為兵部侍郎謂巳當為宰輔為時要所抑憤而謝病去世之毀譽相反如此如

表聖出處用心而不見知于當世猶至是乎王元之為五代闕文始力為之辨方元之時去五代尚未遠蓋猶有所傳聞今唐新書所載大抵多取于元之故知君子但强于為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終亂者其久而必定也

樂君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今吾尚畧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

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屛間躍出取按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仆于舍下羣兒環笑掖起之巳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飢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羣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諷不絶躡

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羣兒或竊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未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餘目斷太虚寛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

往時南饌未通京師無有能斫鱠者以爲珍味梅聖俞家有老婢獨能爲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甫諸人每思食鱠必提魚往過聖俞聖俞得鱠材必儲以速諸人故集

中有買鯽魚八九尾尚鮮活永叔許相過留以給膳又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永叔等數篇一日蔡州會客食雞頭因論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等事忽有言歐陽文忠嗜鯽魚者問其故舉前數題曰見梅聖俞集坐客皆絶倒

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鄉里者二人楚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仲車以聾伯原以

跛其初皆舉進士既病乃不復出近臣多薦之因得爲州教授食其禄不限以任伯原吾鄉里其居在吾黄牛坊第之前有園宅幽勝號樂圃與[闕]樞密子中尤厚善紹聖間力起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卒仲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于母既死圖其像日祭之飲食皆持匕箸舉進于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霑汚父名石每行山間或庭宇遇有石輒躍以過偶誤踐必嗚咽流涕好作詩頗豪

怪日未嘗輟有六千餘篇每客至不暇見必辭以作詩忙終于家蘇子瞻往來淮向亦致禮以爲獨行君子也

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守怡然久守逸老其徒稱順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㪷以瓶貯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

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並縁以見當世名士遂以口舌論説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韋蘇州優此數人惠洪傳黄魯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癩死思聰宣和中棄其學為黄冠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乆未易得也

孫樞密固人物方重氣貌純古亦以至誠厚德名天下熈寧間神宗以東宫舊僚託腹心每事必密詢之雖數有鯁論而終不自暴于外言一定不復易雖一日數返守一辭不為多言其子朴嘗為人道其家庭之言曰為人當以聖賢為師則從容出于道德若急于名譽老死亦安一節不足學故秉政于元豐元祐間皆未嘗不為士大夫所推尊而訖不見驚世駭俗之事其名四子長即朴次名曰雍曰野曰戇可見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患無水京口甘露吳下靈巖皆聚徒數百人而沽水于下有不勝其勞者今道場山亦無水以汙池積雨水供濯溉不得已則飲之人無食猶可水不可一日闕但有水者不知其為重爾吾居東西兩泉西泉發于山足蓊然澹而不流其來若不甚壯匯而為沼纔盈丈溢其餘流于外吾家內外幾百口汲者繼踵終日不能耗一寸東泉亦在山足而伏流決為澗經碧淋池然後會大澗而出傍澗之人取以灌

園者皆此水也其發于上以供吾飲亦纔五尺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洌甌夏可氷齒非烹茶釀酒不常取今歲夏不雨幾四十日熱甚草木枯槁山石皆可薰灼人凡山前諸澗悉斷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獨吾兩泉畧不加損平居無水者既患不能得水有水而易涸者方其有時又以為常而不貴今吾泉乃特見衆艱于得水之時故居者始知其利蓋近于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亘字可久兖州人舉進士少好學通曉世事吾識之最早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許昌一旦冒大雪自兖來見留十日而去未嘗及世事惟取古人出處所難明者質疑于余後為南京寧陵丞徐丞相擇之作尹特愛之及擇之當國寖用為郎官建炎末虜犯淮南亘不及避地久之不相聞有言亘已屈節于劉豫者余深以為不然既而聞為豫守南京且遷大名留守余雖悵然然念亘終必不忍至此今春徐度自臨

安來云見其鄉人云亘謀歸本朝已爲豫族誅矣不覺爲流涕乃知余信之爲不謬亘有知慮見事速此其間委折必有可言者恨知之未詳也

趙俊守德進南京人與余爲同年生余自牓下不相聞守南京始再見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廬在城北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豫之無恙時居河南暇時獨一過之徐擇之于鄉人最厚亦善俊及爲丞相鄉人多隨其材見用俊未嘗往求擇之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

末金將南牧或勸之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
命也避將何之衣冠彝踣于道者相繼俊晏然安其
居卒不動劉豫僭號起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
告畀其家卒卻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强凡家書文
守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
兵興以來常恨未見以大節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
曰通判府事楊邦乂嘗表諸朝得謚而立廟祀今又
聞亘與俊皆故人蓋可尚世猶未有能少發明之者

他日當求其事各為之作傳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畧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彛處也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于公者亦固多

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為虚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為後法也

房次律為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過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于死世多哀之此固不幸然吾謂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青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乎用兵成敗

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為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殺之無異也次律之志豈不欲勝而强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死其誰當之乎顧一跌猶未足償陸機河橋之役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死者亦多矣訟其寃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為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間未嘗秋毫敢言嘗試之意葢嘗謂陸

機河橋之役房琯陳陶之戰皆可為書生輕信兵者之戒不謂當時是非當否也

兵興以來盜賊邊騎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襁負嬰兒啼聲聞于外亦因得其處于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之道旁以去纍纍相望有教之為緜毬隨兒大小為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臨繋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有物

自不能作聲而𦈢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巳酉冬敵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

三十年間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為賢蓋矯前日好興邊事之弊此雖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備縱弛不復振器械刓朽教場鞠為蔬圃吾在許昌親見之意頗不以為然兵但不可輕用豈當併其備廢之哉乃為新作甲仗庫督掌兵官復教場以日閱習一日王

幼安見過曰公不聞邢和叔乎非時入甲仗庫檢察有密啟之者遂坐謫吾時中朝不相喜者甚衆因懼而止後聞有欲以危語中吾者偶不得此亦天也然自金人暴起東南州郡類以兵不足用且無器甲望風而潰者皆是恨吾前日之志不終然是時吾雖欲忘身為之不過得罪終亦必無補也

孔孟皆力詆愿人余少不能了以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愈于不為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

淶也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偽之際然後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為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其身人既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為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為之則名實顛倒內外相反茍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為方孔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憂特賊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淶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為患豈勝言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一鄉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無別于善惡而皆好之非鄉原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惡之則孟子所謂自反而仁與禮者雖以爲禽獸可也若善者亦惡之則不可矣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惡而貴善人之所好兩者各當其分則何擇于好惡哉然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好惡非仁者

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審然後不為外之好惡所奪也

閱所曝砰册見李邕所作張柬之碑讀之偶終篇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輩險譎貪權偶能濟事者比其間桓彦範與柬之尤奇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葢皆本于學術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于禍亦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彦範誅三思非有以過二

人正以其一于前無所顧避爾東之彥範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以東之彥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得更有景龍事乎世言廢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兒誦詩多有心為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一篇初不知誰作大觀間三館曝書昭文庫壁閒有敝篋置書數十册蟲爛幾不可讀

發其一曰玉堂新集載此篇乃幽求詠懐作也豈非遷杭郴州刺史時耶然幽求豈是安田園者姑懟而云爾

故事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舉上其所為文五十篇考于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得召者不過三之一惟歐陽文忠公為學士時所薦皆天下名士無有不在高選者蘇子瞻兄弟李中書邦直孫翰林巨源是也世遂稱歐陽善舉賢良程試既不過策論故所上文亦

以策論中半然多未免猶為場屋文辭惟孫巨源直指當世弊事列其條目援據祖宗源流本末質以故事反覆論說皆可施行無一辭虛說韓魏公一見曰慟哭泣涕論天下事其今之賈誼乎時方為於潛縣令會以期喪不及試免喪魏公猶當國即用為崇文館編校書籍遂見進用不復更外任葢猶愈于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吳人憑當世牓第四人登第能為詩性高

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與外大父晁公善尤愛其詩先君甞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于晁公字畫亦清麗以為珍玩吳志孫權征合肥為魏將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板撤丈餘超度得免故以名橋今在廬州境中詩本後亡去畧追記之附于此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魏王惟吳王建旗敢到新城旁霸主心當萬夫敵麾下倉皇無羽翼途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間不容息馬蹄津橋橋半撤

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橫飛秋水空鶚驚徑度秋雲欻奮迅金羈汗露臆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報主時平日主君須愛惜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小兒識之

錢塘西湖建康鍾山皆士大夫願游而不獲者仕宦適至未有不厭足所欲兩郡余皆辱居之在錢塘十月適敵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望涕泣引首北向何暇顧其他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留半歲正

當冬春之間出師待敵寢食且廢鍾山雖兵火殘破之餘形勢故在六朝遺迹故事班班猶可數城中但見屹然在側爾而少從先君入峽瞿塘灩澦高唐白帝城皆天下絕險奇異乃一一縱觀至今猶歷歷在目晚往來浙東七里瀨金華三洞諸勝處每至輒留數日非興盡不歸乃知山林丘壑亦各有分非軒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惡固不可不慎況于取士神童本不專在誦書

初亦不以為常科適有則舉之爾故可因之以得異材覯元獻不以素所習題自隱文公不以一賦適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豈有不成大器者乎大觀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規時好者謬言學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誦書者為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執事者樂聞之凡有以聞悉命之官以成其說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于茍得每苦其子弟以為市此豈復更有人材哉宣和末余在蔡與許見江外

以童子入貢者數輩率以老書生挾二三人持狀立庭下求試與倡優經過而獻藝畧等初亦怪抱之使升堂坐定問之乃志在得公厨數十千為路費爾為之悵然後或聞有得官者今莫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修與吾同為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為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巳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澂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巍巍皆有光微風動

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臞若吟坐中淒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為平生得此無幾吾為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吟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灑然也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敘進苟不違道于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哆哆然以不仕為高若

欲棄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于欲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為小異以去因以遲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而不辭世終不寤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于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

猶畏臘茶兩椀爾此豈求不仕者也

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為著姓元豐閒有名闕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賔客東林當錢塘往來之衝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之沈亦應接不倦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超邁與之飲終日不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一絶壁閒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縁好客黄金散盡為收書即長揖出門越石橋而去追躡

之已不見意其為吕洞賔也當時名士多和其詩傳于世蘇子瞻為杭州通判亦和用韓退之毛頴傳事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雖以紀實意亦有在也

橘極難種吾居山十年凡三種而三槁死其初移栽皆三四尺餘一歲便結實纍然可愛未幾偶歲大寒多雪即立槁雖厚以苫覆草擁不能救也盖性極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風與平地氣候絶不

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開半月蓋五七之間如此令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為業也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于田橘下之土幾于用篩未嘗少以瓦甓雜之田自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面南為屬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寒則于上風焚糞壤以溫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

吾居雖畧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三十年即一易人生不能無役閒中種木亦是一適今山之松已多矣地既皆闢當歲益種松一千桐杉各三百竹凡見隙地皆植之盡五年而止可更有松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敝則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風霜毀折與侵道妨行者可不外求而足令歲積益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竿松杉生不滿三尺者處處有之桐子已實伺其墜多畜之冬春之間

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擇僕之健而願者兩人供役吾不為無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猶思預植良材為後計柳子厚詩云晚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厚在寧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于無偽能不為偽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茍出于偽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為大言以掠美牽率矯厲之行

以誇衆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為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處固自閨門之内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入吾室而並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獨有愧鄉黨居鄰尚能厭服汝曹之心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書諸紳也

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鵞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槩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鬬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于鵞張素正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鵞頸有腕法儻在是耶今鵞千百為羣其間必自有特異者畜牧人皆能辨人即貴售之以為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即意有所寓因又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

司空國史有傳其大節畧已備矣而平生出處每章奏論事見于謀國者遺落甚多先大父太師兄弟三人皆以司空廕入官至老不敢忘也吾少時猶記太師有親書其遺事一卷三十四條今莫知本安在本院子孫既微大觀末吾嘗從求家集及手書藁草猶得五六十卷意欲為論次及作家傳久之不能成喪亂以來圖籍零落今歲曝書追尋尚有前日之半喜不自禁稍凉筆研可親終當成此志亦欲使汝曹知吾

門内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非如廼翁狠退無能也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
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于戲實以譏切當世封
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
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
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
緣換倣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
傳近歲温陶君黄甘緑吉江瑶柱萬石君傳紛然不

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為之其製差異或以為子瞻在黄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為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于文者不能為也

神仙出没人間不得為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孰不可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為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

善人且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于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彊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為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為仙此復何疑哉

漢末五斗米道出于張陵今世所謂張天師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謂之米賊與張角

畧相同張魯葢陵之孫然其法本以誠信不欺詐為本而魯為劉焉督義司馬因與别部司馬張修共擊漢中太守蘇固遂襲殺修而奪其兵惡在其不欺詐耶王逸少父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髙勝必非惑于妖妄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盧循入會稽其子凝之為太守以入静室求鬼兵不設備遂為循屠其家亦可見矣

孟子言烏是何言也烏葢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

之作鼻音亦通于汝頳漢書記故人見陳涉言夥涉之為王耽耽者夥吴楚發語驚大之辭亦見于今應劭亦禍音非是此唇音與壊相近公羊記州公如曹以齊人語過我為化我今齊人皆以過為夬音歐陽文忠記打音本謫耿切而舉世訛為丁雅切不知今吴越俚人正以相毆擊為謫耿音也

吴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為分龍日不知其何據前此夏雨時行雨之所及必廣自分龍後則有及有不及

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族忽然而作類不過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三二里間亦不同或濃雲中見若尾墜地蜿蜒屈伸者亦止雨其一方謂之龍挂深山大澤龍蛇所居其久而有神宜有受職者固無足怪屋廬林木之間時有震擊而出往往有隙穴見其出入之迹或曰此龍之嬾而匿藏者也佛老書多言龍行雨甚苦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龍之類葢不一一雨分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長

貳佐屬其勤惰材不材爲之長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吕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
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
忽見艤舟汴岸坐于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
歸不可問其别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
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
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
差愈于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

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絶云集僊客問生涯買得魚舟度歲華案有黄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訖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説此

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瀟然竹之類多尤可喜者筀竹葢色深而葉密吾始得此山即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意數年後所向皆竹矣戊申己酉間二浙竹皆結花而死俗

謂之米竹于是吾所植亦槁盡今所存惟介竹數百竿爾方其初花時老圃輒能識之告吾亟盡伐去存其根則來歲尚可復生而余終不忍至巳槁而後伐則與其根俱朽矣比雖復補種而竹種巳難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猶更須三五年始可望其干雲蔽日今日有告余種竹法者但取大竹善掘其鞭無使殘折從根斷取其三節就竹林燒其斷處使無泄氣種之一年即發細笱掘去勿存次年出笱便可及母比

良有理揷椰者燒其上一頭則抽條倍長鬻牡丹者燒其柄或蠟封即不蔫盖一術也當即試之然種竹須當五六月雖烈日無害小瘁久之復蘇世言五月十三日為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種也杜子美詩云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余舊用其言每以臘月種無一竿活者此亦余信書之弊而見事遲也

劉惔盛暑見王導導以腹熨彈碁局云何乃渹惔出人問王公何如惔曰未見他異唯聞吳語當謂渹為冷

吳人語也今二浙乃無此語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温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羇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宮用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丁仙現自言及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諢及人所不敢

言者不徒為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時時效之非為優戲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紹聖初修天津橋以右司員外郎賈種民董役種民時以朝服坐道旁持撾親指麾役工見者多非笑一日橋成尚未通行仙現適至素識種民即訶止之曰吾橋成未有敢過者能打一善諢當使先衆人仙現應聲云好橋好橋即上馬急趨過種民以為非諢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譏已也

韓忠獻公罷政事嘗語康公兄弟以馬伏波論少游事云吾已無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爲鄉里善人守墳墓亦足矣康公既葬忠獻許昌仕㝕顯一日歸省墓下用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即挂冠歸以終公志爲文自誓元豐末謫守鄧州明年六十乃具述前語求致仕章十上時裕陵眷康公未衰苦留之遣中使喻旨曰先臣有知見卿宣力國事當亦必以爲然康公猶請不已乃就易許昌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得已

拜命未幾再入為相

韓宗武云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揺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前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代宗紀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其節度張休或疑宮中二字恐誤讀韋倫傳言宦者呂太一是蓋中人為宮市于嶺南者爾故稱市舶使此詩似為哥舒晃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晃大歷八年以循州

刺史反殺嶺南節度使吕崇賁相去葢十年自此詩

而上至青絲五篇疑皆失其題故但以句首語名之

所以讀者多不能遽了䰟知古傳復有薦洹水令吕

太一在開元間與大歷亦相反此别一人姓名適同

㸤

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魚

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于江外長

不過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為食如食蠶謂之

魚苗一夫可致數千枚投于陂塘不三年長可盈尺但水不廣魚勞而瘠不能如江湖間美也大業雜記載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置苑内海中水邊十餘日即生其法取魚産子著菰蔣上者刈之曝乾亦此之類但不知既曝乾安得復生必别有術今吳中此法不傳而太湖白魚實冠天下也

虎丘山晉王珣故居珣嘗為吳國内史故與其弟珉皆卜居吳下舊傳宅在城内日華里今景德寺即是虎

丘乃其外第爾珣與珉分東西二宅本在山前後捨為寺乃號東西寺今寺乃在山巔下瞰劒池父老以為會昌寺廢其地歸于民今為田者猶能指其故處大中寺復乃遷于上則非復珣之舊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謂之西菴盖但存其名余大父故廬與景德寺為鄰自虜入寇景德寺皆焚而虎丘偶獨存其勝槩猶為吳下第一也

徐復所謂冲晦處士者建州人初亦舉進士京房易世

久無通其術者復嘗遇隱士得之而雜以六壬遁甲自筮終身無禄遂罷舉范文正公知蘇州嘗疑夷狄當有變使復占之復為言西方用師起某年月盛某年月天下當騷然故文正益論邊事及元昊叛無一不驗者仁宗聞而召見問以兵事曰今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强君德乃可濟爾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而歸杭州萬松嶺其故廬也時林和靖尚無恙杭州稱二處士而和靖卒乃得謚與復同時者又

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兵而任俠不倫故不顯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為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為藥物以殺之豈有意于為過而幸蔽覆藏匿欺妄上帝可以為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

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栁子厚最號强項亦作駡尸蟲文且唐末猶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為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為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後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援敕書求官縑素雖弊字畫猶如新其最上廣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其初書舊銜趙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後書告詞先言門下末言主者施行猶今之麻詞也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後低項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云云蕭嵩宣中書侍郎闕知制誥王丘奉行此中書省官也再起項列侍中兼吏部

尚書弘文館學士臣光庭與黄門侍郎給事中等言
制出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年月日畫制可者
門下省官也再列尚書左丞相開府儀同三司行
尚書右丞相云云璟侍中云云蓋光庭前銜而不名
次列吏部侍郎林甫彤告某官奉被制書如右符到
奉行年月日下者尚書省官也璟與林甫彤三名皆
親書大如半掌極竒偉蓋裴光庭宋廣平李林甫彤
當為韋彤中書省官書姓而門下尚書省則不書光

庭以無吏部尚書故再見于尚書省官而不名蕭嵩裴光庭學士結銜皆在官下余見唐告多大抵皆吏部告惟此中書所命如今堂除者故有辭但前不言勑而言門下爲契丹兵興以來先代遺迹存者無幾可以示後生之樂多聞者也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亳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

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蜩蛙賦畧云匿蕞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蔕于中而發于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

趙康靖公初名稹直史館黄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于世因使改名約巳而忽夢

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弗悟既又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祕書丞通判汝州趙槩始疑其或諭已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祕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或汝字篆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既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為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為三司使同會偶為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

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間夢事甚詳

劉原甫廷試本為第一王文安公其舅也為編排試卷官既拆號見其姓名遂自陳請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編排官無與但以號次第之耳文安猶力辭不已遂升賈直孺為魁以原甫為第三

陸龜蒙作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本無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陽氣作于内則憤而為怪范文正公初數

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目為怪人文正知之及後復用為西帥上疏請城京師以備敵曰吾又將怪矣乃書龜蒙賛以遺當權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于搢紳中獨如妖言既齟齬不得伸辭因乖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時雖知其諷已訖不能盡用其言

世言遲久有待者曰宿留自漢即有此語二十八星謂之舍亦謂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作去音古一字

而分二義者多以音別之如自食為食食人則音伺自飲為飲飲人則音廕之類是矣蓋應留而留則為平音應去而留則為去音逗遛亦同此義

顔魯公真蹟宣和閒存者猶可數十本其最著者與郭英乂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李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遠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真序等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

安氏初析居分為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内府世間無復遺矣

錢穆甫為如皐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紿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皐飛來仍檄如皐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灾即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卻請貴縣押來未幾傳至郡下無不絶倒

左氏記晉平公夢黄熊事亦見國語二本皆作熊字韋氏國語注遂以為熊羆之熊杜預于左氏不言何物世多疑熊當如爾雅鼈三足為能之能謂傳寫有衍文據陸德明左氏釋文直以為能字音奴來反則固已云爾不知以意刪其文耶或别有據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賢能之能字書以為獸名堅中而彊力則熊也是熊字或為能能字或為熊初未嘗有别熊羆之熊能鼈之能二物共一名各隨其所稱

則何必更論衍文正當讀為能爾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學雖補注國語畧能辨之以正韋氏之誤然意不盡徹終不免改態為能也

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塢隙地作堂其間取蘧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年五十九聞雷而得道自號知非子此真為伯玉者也今吾無清獻之聞而遽以名其居姑志其年耶抑將求為伯玉耶夫伯玉亦何可求為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

也古之人于一隱几之閒猶有所辨尚何論六十年
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乎苟知存者之為
是則遷者無物而不非也自是觀之則吾亦可以少
税駕于此堂矣始吾守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于
州治之西廡名之曰不惑吾以為僭然吾有志學焉
者也今二十年幸其所願學者未嘗廢亦粗以為不
至于顛迷流蕩而喪其本心者雖求為伯玉可也
揚子雲謂嚴君平為蜀莊避武帝之諱也其稱李仲元

益與君平為一等人班固作王吉傳序載君平與鄭子真事甚詳而不及仲元顔師古以三輔決録君平名遵子真名樸余讀蜀志秦宓與王商書論嚴君平李弘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又以知仲元蓋名弘但惜其行事不著爾

避暑録話卷下